

從旦角戲談梅蘭芳(二)

張 象 乾

琴師與謝幕

名伶大角，多有私房琴師，如馬連良之有楊寶忠、李慕良，程硯秋之有穆鐵芬、周長華，譚富英、李宗義之有趙喇嘛（本名趙濟羹），梅蘭芳之有徐蘭沅、王少卿。

提起王少卿，此馬來頭甚大，對「梅派」之唱腔，配樂之貢獻，在徐蘭沅之上，因為「王二片」（幼卿即其弟，名「三片」，均為老伶工王鳳卿之子，王瑤卿之侄），對琴藝研究之深，和楊寶忠並有「胡琴聖手」之譽，梅之新戲新腔，多出其手，最突出的配樂曲牌，如四本「太真外傳」之「春日錦和」……。

王「二片」不是拉「京胡」，而是拉「二胡」，在樂器上，處于輔佐地位，不若徐蘭沅之操「京胡」，但他倆聲音配合得很好，如「天衣之無縫」，如「水乳之交融」。後來「二片」傍李

世芳拉「京胡」。

自王少卿起，「二胡」對於旦角伴奏之重要，幾駕「京胡」而上之，這也是「梅派」戲開始，無「二胡」不能唱之先例。而更奇怪的是，王「二片」之「二胡」，在梅劇團之配樂，是主要樂器發音柔美，徐蘭沅的「京胡」，反而跟着「二胡」走，造成了一反常例，顛倒主配角的情形，乃是人為的因素，也就是說，是王少卿開其端，也只有王少卿可以如此，若放在其他琴師身上，「二胡」還是「大水漫不過鴨子去」。

名伶在藝術上，有超人的成就，便也在「附庸風雅」上追求，梅蘭芳、荀慧生、程硯秋的字畫，都非常有名的。

梅、程在上海之「打對台」，有說是「不期而遇」，並非程氏和老師別苗頭，但事實上證明，程是蓄意的，從程約譚富英等大牌名角同台可知，而且，和富英等于是「雙頭牌」（併牌），

「探母」、「紅鬃烈馬」，生、旦併重，有時在演「大軸」。

麒麟童，雄踞南方「第一老生」寶座，與梅氏又係同學，兩人一生之中在晚年合作過一次「寶蓮燈」，堪稱菊壇珍品。

「謝幕」，是演員在演完最後一齣戲時，向觀眾致答謝捧場之禮，那是因為梅氏出國時，洋觀眾以大男人而演小女子，非要一睹「廬山真面目」才開創其端的，有演一戲而「謝幕」達數次之多者。後來，梅走紅于上海，每演乃有謝幕，可見萬千菊迷，迷梅之深，遂為各名角所仿效。

票友學梅者，「乾票」首推楊曉儂，有「南京梅蘭芳」、「重慶梅蘭芳」之美名，南鐵生有「漢口梅蘭芳」之譽，「坤票」則有焦鴻英，人稱「江北梅蘭芳」（因焦女士籍隸江蘇）。

梅氏初排古裝戲的起因，是以當時俞振庭之

「斌慶」社，約上海林響卿北上，演出「狸貓換太子」新本戲而引起。由于新奇，觀衆趨之若鶩，爲了在生意上求競爭，所以，才有編排古裝戲之演出，終而大肆風行，廣爲流傳。

「梅派」的私房本戲，以及老戲新排的有：「空谷香」、「牢獄鴛鴦」、「嫦娥奔月」、「黛玉葬花」、「宦海潮」、「一縷麻」、「晴雯撕扇」、「天女散花」、「童女斬蛇」、「洛神」、「廉錦楓」、「俊襲人」、「西施」、「頭、二、三、四本」、「太真外傳」、「紅線盜盒」、「霸王別姬」、「生死恨」、「貴妃醉酒」、「鳳還巢」、「木蘭從軍」、「上元夫人」、「春燈謎」

、「麻姑獻壽」、「雙珠記」、「桃花扇」、「緹縈救父」、「宇宙鋒」等二十餘齣。「玉堂春」、「探母回令」等骨子老戲，也是梅氏唱紅的；而且，梅的打泡戲，經常是「女起解」，與蕭長華合演。

梅派名劇太真外傳

「梅派」名劇，流傳最廣的有以下幾齣戲：「廉錦楓」一劇取材自「鏡花緣」小說，在孝女廉錦楓下海取參，以滋補其母陰虛症，安排了一場和蚌精的開打，用上了刺劍舞，和「別姬」、「盜盒」均有所不同。梅演時，由名武旦朱桂芳

梅和李世芳都灌下了一張唱片。

「太真外傳」以唐明皇、楊貴妃的故事爲經緯（貴妃出家爲尼時，道號太真），全劇共分四本，加上燈光、佈景、「彩頭」、「切末」，如「春寒賜浴華清池」和「夢遊月宮」，都是「引人入勝」的。此劇頭本分「入道」、「冊封」、「窺浴」、「盜盒」、「定情」等五折。二本「場子」分：「賞花醉寫」、「覓梅搜鳥」、「拈釵偷笛」、「出宮獻髮」、「回宮賞月」，也是五折。三本最重要的「場子」是「七夕舞盤」，四本分「小宴」、「驚變」、「馬嵬」、「瘞玉」、「真居」等五折，演出吶動一時，是按白居易之「長恨歌」而編排，自楊玉環爲尼，至死後成仙，遇明皇止。劇中曲牌、身段、舞蹈、唱腔，無一不美。最後之大段「反二黃」倒板、「迴龍」、「慢板」，尤以「迴龍腔」之「我只得、起徘徊、忙推玉枕、斜挽雲鬢、花冠不整、來到了前庭」，聲句疊字，更爲動聽。「賜浴」時，奏「春日錦和」新曲牌，加上伴奏樂器「九音鑼」，配合歌唱、舞蹈、燈光、佈景，安排得已屆「無美不備」的境界。

天女散花的唱做工夫

「天女散花」一劇，原係佛國中之一段故事，劇中主要特點是載歌載舞。全劇分：「佛殿」、「奉召」、「云路」、「散花」四折。「云路」一折也可以單演，如今的民族舞蹈也仿而效之。

且朱桂芳扮演蚌精，有翻跌的武功表現，不像如今演者，用二、三流的「貼旦」扮演蚌精，因陋就簡，虛應故事。在唱工方面，還有一大段「反調二黃」

全劇首場上我佛如來，伽藍、金剛、韋陀，



梅蘭芳戲裝照

龍、虎形、十八羅漢、大鵬金翅鳥，堂皇肅穆，氣象萬千。最有趣的是十八羅漢，分戴十八個頭亮面具，一個有一個神氣，如長手羅漢、降龍羅漢、伏虎羅漢、長眉羅漢，醉羅漢……其中降龍、伏虎二羅漢，先後分上，與龍虎形有舞蹈身段。這些羅漢，身披袈裟，與一般佛廟中之羅漢真像，維妙維肖，令人產生圖案意味之美感。「跳羅漢」一場，由武場「鑼鼓點子」伴奏，佛像各饒趣味。「奉召」一場，由動入靜，有大段「二黃」慢板，佳腔疊出。「云路」一折為全劇精華，天女歌「悶簾」（人在幕內唱）「倒板」完，在西皮「慢板」聲中，雙手轉引近三丈長粉綠兩色綢帶上場，在「西皮」慢板聲中，一腔一個姿式，一句一個身段，完全是慢動作之舞蹈。接着，在幾句唸白之後，又唱一段「二六」，以板槽較「慢板」快，要使用瑣碎的快動作，而舞姿變化也更加繁複。下面的「流水」板，亮出「觀世音如滿月……」的莊嚴法相，末句唱「散」，還要再接一句拔高腔：「催祥云，駕瑞彩，速赴佛場」的唱腔。這齣戲裏，單是此場舞綢特技表演，如果沒有下過苦功勤練——腕力的輕重，腰腿之矯捷，是難以運用自如的。尤其是手持之綢帶盡頭處，不加小木把（有者加小木棒，有重量，舞起來方便），才顯出真功夫。最後，與花奴散花，「場面」用「崑曲」中之「北曲」，以「風吹荷葉煞」作「尾聲」，以結束全劇。

西施·洛神·紅樓

「西施」為「梅派」十大名劇之一，最早是

分前後部兩晚演出，劇中有大段「西皮」慢板，「西施女、生長在、苧蘿村裏……」。其中「浣紗」一場，用「南梆子」。「宮怨」所唱之「黃」倒板，轉「迴龍腔」、「慢板」（又稱「慢三眼」或「正板」），唱詞是取材自「唐詩」之：「水殿風來秋氣緊，月照宮門第幾層，十二欄杆俱憑盡，獨步虛廊夜沉沉，紅顏空有亡國恨，何年再會眼中人」，頗見曲詞之美。如今，有人把末句之「眼中人」，改為「意中人」。不過，如改為「勾踐復國」，應不以西施、范蠡二人為主，以勾踐之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、反攻復國為主題，越王「臥薪嚐胆」的戲，更為吃重，因此，范蠡降為第二男主角，由私戀擴大到愛國，若改為：「何年才得見中興」，比較妥當。

「吳宮夜宴」時，與旋光合演之翎、管舞、輕盈曼妙，「曲牌」伴奏，亦見特色，而具創意。此劇取材自「東周列國誌」，是一齣歷史名劇。

「洛神」一劇，是根據「三國」曹子建之「感甄賦」（即洛神賦）而編，最早名「宓妃影」（按甄后名宓，貌美多才，先為袁紹媳，後歸曹丕），這是一齣神話言情劇，詞藻優美，也是歌舞並重。

所謂「洛神」者，即洛水之濱之神也，言宓妃死後，曹植思念，後被貶，經「洛驛」，夜夢嫂氏，贈以金鏤玉帶枕。

在臺灣菊壇，金素琴、劉玉麟曾拍過一部「洛神」國劇紀錄片，由熊光導演，劉獅作佈景畫

據楊峯先生言，「梅派」本戲如「楊妃嫉」（後被人改名「太真外傳」）、「宓妃影」和「香妃恨」，以及「程派」之「梅妃怨」（後被人改為梅妃）等四劇，均出自川籍名士「斗山山人」原稿，而「天女散花」是李釋戲所編。李十三官拜北洋陸軍少將銜，福州人，才氣橫溢，為梅黨編劇羣中之龍頭人物。

「俊襲人」乃「梅派」早期古裝劇的另一格，取材自「紅樓夢」，係採取寫實「賤子」排演，是說花襲人（襲人本姓花，為賈寶玉之貼身侍婢，戲名中之「俊」字，乃形容襲人之俊俏——貌美也）箴勸寶玉的一段故事。登場人物是梅之襲人、姜妙香之寶玉，蕭長華之茗烟、魏蓮芳之四兒。台上佈置有兩間房子之實景，全為花梨、檀木製，古色古香，臥室、書房相連，情景頗類「文明戲」。幕啓以後，先上襲人，有一段「西皮」慢板的唱，唱完，作女紅等待寶玉。賈寶玉上場以後，襲人規勸，再上茗烟，請寶玉去用飯，襲人自怨自艾，唱腔安排，是一段「二六」。下一場寶玉復上，故意與四兒談笑風生，不理會襲人，獨自而臥，襲人在氣、憐之下，有一段「南梆子」。劇終襲人、寶玉言歸于好。此劇限于舞台佈景，形成了「花衫」的獨角戲，其它同台人物，都因為實景，無法發揮，因而演出不為觀眾所接受，只一次就「掛」了（掛起來了，即不再演之義）。

關於「紅樓夢」的戲，梅只排過「俊襲人」、「黛玉葬花」，程、尙都沒有，倒是荀的「平

兒」、「晴雯」，尤其是「紅樓二尤」，流傳廣遠，與取材「會真記」，改自「崑曲」西廂記之「佳期」、「拷紅」為「紅娘」者，算為「荀派」戲之代表作。至于「饅頭庵」，則是歐陽予倩的戲。

談到「紅樓夢」，聯帶的想到了四大名旦的「紅」字戲，如「梅派」之「紅線盜盒」，「程派」之「紅拂傳」（風塵三俠），「荀派」之「紅樓二尤」、「平兒」、「晴雯」，「尚派」之「盜紅綃」等都是。

嫦娥奔月·霸王別姬



伶王梅蘭芳早年和影后胡蝶合影

「嫦娥奔月」一劇，也是一齣神話戲，是根據「搜神記」：「羿請不死藥于西王母，嫦娥（后羿之妻）竊之以奔月」。「幼學瓊林」載：「后羿妻奔月宮而為嫦娥」，亦即此一神話故事。所謂「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，可為嫦娥奔月後主掌廣寒宮之心情寫照。「吳剛伐桂」，「玉兔搗藥」，也只有靠他們倆來點綴月宮景色，陪伴孤獨的廣寒仙子（嫦娥）了。

我國以農立國，故特別重視農曆節日，如端節、秋節、春節（農曆新年），因中秋居三秋之中，故名。中秋的應景戲很多，如「天香慶節」、「蟾

宮折桂」、「陰陽河」（中秋賞月）、「唐明皇遊月宮」（故事見「拍案驚奇」說部）。

劇中人丑扮的「兔兒爺」，造型是仿自故都中秋玩具「兔兒爺」而製，扮相是三片嘴兒塗金子額（金色臉譜，是表示為神仙佛祇），身繫黃「靠」，手拿塗金色之小木杵（搗藥所用），出場「起霸」時，打鼓佬把「鼓籤子」（也稱做鼓鍵子）一放，合着也跟觀眾一樣聽戲，不打了。兔兒爺一看，您不是不伺候嗎？我也照樣走身段，嘴裏唸着「肉羅鼓經」（仿廣播電台之「說說唱唱」節目吳明先生口語），這是故意安排的，叫做「啞霸」——不用「武場」樂器伴奏，與「趕三關」之穆（莫）老將，「十八扯」（又名「兄妹串戲」，「小磨坊」）之孔懷一樣，主要的是丑角逗觀眾一樂。

「兔兒爺」是北平名產，原來是用膠和泥放在模子裏凝成的。一到每年八月，大街小巷（北平叫做衚衕），就有不少賣水果兼售「兔兒爺」的攤販，供人欣賞。攤子上「待價而估」的「兔兒爺」，裝扮以金盃盔甲，背後還有黃、綠紙所做之「靠旗」為多，右手拿杵，左手托一個藥鉢，足下以花朵、湖石點綴，而且，大多有坐騎，如虎、獅、象等。「兔兒爺」的臉有紅似白的，頭上插的兩個大脊兒，代表兔兒爺長耳朵。國劇演出，大概是「兔兒爺」犯窮，沒有坐騎以供驅策了，一笑！

「霸王別姬」，最早在楊小樓和尙小云合作的時候，叫做「楚漢爭」，分兩天演完，全劇以霸王為主，而虞姬類似邊配，戲中的雙劍舞與「

夜深沉」之「曲牌」——還有「下腰」身段，以及西皮「慢板」、「二六」、「南梆子」，都是「梅派」後來所添。因此，在楊、尚合演當時，內行都暗地裏對尚小云，諷而虐之爲「高等零碎兒」（就是好的配角）。直至梅、楊合作，改「楚漢爭」爲「霸王別姬」，男女主角戲的份量相等，于是一演而紅。

霸王一角，原爲淨扮（以手持大頭槍即知），自楊小樓始，又有了花臉、武生「兩抱着」的演法。金少山與梅合作演霸王，享有「金霸王」之美名。

由霸王出場所唸之「引子」爲「粉蝶兒」，可見此劇由「崑曲」改編。

國劇中的「起霸」名詞，即由崑曲「千金記」之「跌霸」而來。

霸王從頭至脚，一身黑色，「險譜」是無雙「險譜」，「霸王靠」、「霸王盔」，都是專用的，歷史、戲劇，均尊霸王、虞姬爲英雄、美人之典型。垓下烏江自刎，千古同悲！

項羽自封「西楚霸王」，這是不對的，因爲地理上有了問題，根據戲友楊峯兄之考證，不是「漢在東來楚在西」，以楚國都城在郢（湖北省屬），而項羽都城在江蘇彭城（今之徐州）之西，正在郢之東，焉能叫做「西楚霸王」，應該是「漢在西來楚在東」。故「前漢」（都陝西褒城）又叫做「西漢」，「後漢」叫做「東漢」，所以，項羽所唸之「定場詩」，有「漢在東來楚在西」之句，似應予以改進。

虞美人的身分是王妃，頭上戴的專用「虞姬

罩」是梨園行爲虞姬所特製之「盔頭」，後來，也有沿用，如「海光」國劇隊所演之「鐵面無私」劇中「打鑿鴛」。龐貴妃就是戴的「虞姬罩」。

虞姬上場唸「引子」：「明滅蟾光、金風裏，鼓角淒涼」完，坐唸「定場詩」、「報家門」，表白自稱是：「我乃西楚霸王帳下虞姬是也」。末兩字之「是也」，是爲神仙、佛祇、妖魔鬼怪所用，虞姬是人，焉能如此。老伶工編劇時疏忽，尚小云演時，梅蘭芳改編時，憑梅黨那麼多編劇名家，竟未發現此一漏洞，一直到梅、楊合灌整齣「別姬」唱片時，仍未改過。後演者大多亦「蕭規曹隨」。在台灣似自近幾年來，「別姬」風行，才爲識者指出、改正。

梅蘭芳唸虞姬下場的兩句「對子」，也有問題，原詞是：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」，這兩句是「唐詩」（唐人詩句），以秦人唸唐人的詩句（秦在先，唐在後），是不大合適的。後來，梅又改成：「沙場壯士輕生死，淒絕深閨待爾人」。晚年再改：「千古英雄爭何事，贏得沙場戰骨寒」，迄今成爲典範。

虞姬墓與霸王城

由于此劇表演的是英雄、美人事蹟，不禁想起埋葬美人骸骨之「虞姬墓」來。

「虞姬墓」原在「虞姬」家鄉，于民國二十五年改爲「虞姬鎮」，屬安徽之靈璧縣境。墓在鎮之東首，緊靠汴河之濱，泗（縣）靈公路右側，墓西有「霸離舖」，係當年虞姬拔劍起舞、

霸王慷慨悲歌之處。舖內有七、八十戶小村落，年長之居民猶能津津樂道霸王別姬事。墓東之「陰陵山」，即霸王因愛情彌篤，不忍虞姬遽離身邊，乃于虞姬自刎後，拔劍斷虞姬之首級，隨身攜帶，連夜東下，而經過此山。

霸王敗走「垓下」（今名象山，亦屬靈璧縣轄，距墓約五十華里），乃奔走「烏江」之道。按「濠城」周圍，有數里「霸王城」，今史蹟湮沒，僅餘土坵與居民，猶念霸王。

所謂「霸王城」，即係楚兵宿營。「睢河」本是疏流之河，年久淤塞，在抗戰前，曾挖出楚軍士兵在軍旅中所攜用之「楚瓶」，據考古學家稱：其價值當凌駕「漢瓦」而上之

按「睢河」本名「睢水」，距「虞姬墓」有四十華里，楚漢爭戰之彭城，即是現在所稱之「古戰場」徐州。

「虞姬墓」，佔面積數十方丈，高可兩丈，墓後有「霸王廟」，廟內所供奉之霸王像，却是文人裝束之小白臉，也沒有「重瞳」之辨（和安徽合肥之「包公祠」內所供奉之包公像，也是小白臉，與傳統中之「黑炭頭」也不同）。墓前有石碑七座，其中刻有「虞美人詞」一闕，文精而雕刻尤佳。詞曰：「楚歌聲逐愁云起，夜帳明燈裏，振衣獻舞試龍泉，拼將一腔熱血洒君前；願離無語軍情變，似雪刀光斷，桃花片片逐薰風，酒向源頭芳草淚絲紅」。因該碑文字頗有歷史價值，後移于「霸王廟」中保管，以廣流傳。

（未完）